

梁羽生

大唐游侠传

下

梁羽生



大唐游侠记

梁羽生 著

下

海天出版社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

目 次(下)

- 第廿七回 妙手神偷惊帝座
多情公主慕英雄 (491)
- 第廿八回 颠沛流离悲百姓
饥寒交迫涣军心 (511)
- 第廿九回 凄凉蜀道人少行
宛转蛾眉马前死 (526)
- 第卅十回 英雄痛洒伤时泪
关塞萧条行路难 (549)
- 第卅一回 故都又见重归鹤
逋客何堪不了情 (567)
- 第卅二回 虎穴藏身思报国
绣闺夜话识深心 (587)
- 第卅三回 沐猴僭位徒貽笑
屠象逞威起杀机 (603)
- 第卅四回 魔掌追魂难与敌
苦心为友怨何辞 (625)

- 第卅五回 十年忍辱仇终报
再度寻儿恨未消 (644)
- 第卅六回 绿林血债嗟难解
魔阵妖氛化不开 (659)
- 第卅七回 忏罪解仇宁一死
片言弭祸结新知 (677)
- 第卅八回 喜见娇儿疑梦境
惊闻良友困危城 (699)
- 第卅九回 何愁强虏侵中土
尚有将军树汉旌 (719)
- 第四十回 名城浴血留青史
大侠捐躯表赤心 (735)

第廿七回 妙手神偷惊帝座 多情公主慕英雄

声到人到，但见黑影飞来，疾如鹰隼，嘭嘭两声，在皇帝身前的两个卫士已给精精儿击倒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精精儿手腕一翻，那柄精金短剑发出蓝艳艳的光华，闪电般的便向皇帝的胸口插去。铁摩勒被卫士们拦住去路，还未曾冲出重围，想去救援也来不及，不由得叫声“苦也”！

眼看玄宗皇帝就要死于非命，忽听得一声娇斥，在他身旁的那个少女突然一剑飞出，咣的一声，把精精儿的短剑格开，原来这个少女乃是玄宗皇帝的幼女长乐公主，天宝年间，玄宗曾请过女剑师公孙大娘进宫教宫女学习“剑舞”，公孙大娘的“剑舞”姿势非常美妙，当时誉遍京师，玄宗皇帝请她进宫，不过是想宫女学会一种新式的舞蹈，供他享乐而已，不料却有了个意外的收获，他的幼女长乐公主与公孙大娘甚是投缘，不但学会“剑舞”，而且还得公孙大娘传授她一些真正的剑术。玄宗因此更疼爱她，经常将她带在身边。

长乐公主用的是大内宝藏的“湛庐剑”，剑质尚在精精儿的精金短剑之上，两剑相交，“咣”的一声，精精儿的短剑竟损了一个缺口。精精儿吃了一惊，但他是个剑学的行家，立即便

看出长乐公主的剑术尚未学得到家，出剑的劲道也差得远。一惊之后，迅即又是一剑刺来，哈哈笑道：“女娃儿，你这把剑给了我吧，我收你做女弟子！”

这一剑径刺长乐公主的玉腕，长乐公主反手削出，精精儿已有了准备，不容她的宝剑碰上，短剑一引，引得她玉体倾斜，左手一伸，便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抢她的宝剑。

几乎就在精精儿剑刺长乐公主的同时，立在皇帝背后的一个卫士忽地大喝一声“昏君，还想活吗？”一柄虎头钩就向皇帝的后心钩下。

这个卫士不是别人，正是与安禄山素有勾结的“龙骑千牛”令狐达，精精儿未来，他不敢发动，精精儿一来，他料想同伴之中，无人是精精儿对手，遂放大了胆子弑君。

令狐达突然袭击，以为万无一失，那知他的虎头钩还未曾落下，陡然间但觉一股猛力撞来，耳边响起了焦雷般的喝声：“贼子，还认得我吗？”

铁摩勒天生神力，这一撞直把令狐达像肉球一般的抛了出来，碰翻了几个卫士，滚作一团。铁摩勒无暇再理会他，大喝一声，又一剑向精精儿劈去！

精精儿的手指已触到了长乐公主的玉腕，猛觉背后金刀劈风之声，不由得心头一凛：“皇帝老儿身边竟还有这般高手！莫非是秦襄来了？”他刚才一窜入楼中，便即扑向皇帝，只道在楼上和侍卫们已经展开了厮杀的乃是自己人，所以根本未曾注意。那想得到这个被围的人，竟是自己的老对头铁摩勒。

精精儿脚跟一旋，“嗤”的一声，将长乐公主的衣袖撕去了一幅，长乐公主的身子也给他拧得像陀螺般的转了半个圆圈，几乎跌进铁摩勒的怀中，铁摩勒慌忙收剑，将她扶住。精精儿

借公主作盾牌，避开了他这一剑，哈哈大笑，立即趁势反击，再一剑向铁摩勒刺来。

幸而长乐公主也有几分本领，她立足一稳，湛庐剑便已横削出去，铁摩勒及时跨出了一步，飞腿便踢精精儿的腰胯，精精儿一个弯腰绕步，再闪开了铁摩勒的一招。

精精儿这才看清楚了是铁摩勒，气得哇哇大叫道：“又是你这小子，坏了我的大事！你这小强盗得了些什么封赏了，给皇帝老儿这般卖命？”

长乐公主这时也看清楚了铁摩勒的相貌，见是一个壮健的少年男子，不由臊得满面通红。但精精儿的短剑已似暴风骤雨般的攻击过来，她只得与铁摩勒并肩抵敌。

就在这时，褚遂和那一僧一道已杀进楼中，令狐达跌断了一根肋骨，也挣扎着爬了起来，大声叫道：“唐朝气数已尽，真命天子就要到来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们还护着这昏君作甚么？”

侍卫们见刺客接踵而来，个个武艺高强，出手狠辣，而且还不知他们的党羽还有多少？有好些人心里发了毛，悄悄溜走。这一来，精精儿和令狐达他们更是气焰大盛。

铁摩勒大叫道：“尉迟将军就要来了，只有这几个小毛贼，没什么可怕的！”

精精儿大笑道：“我先给你这个小毛贼看看厉害！”短剑一指，连袭铁摩勒的七处穴道，铁摩勒迫得撒剑回防，让开了一步。

那知精精儿迫他一退，乘机便冲了出去，哈哈笑道：“小强盗，我才没工夫与你纠缠呢，宝象禅师，我将这小强盗交给你了。”

铁摩勒这才知道他是要抽身去刺杀皇帝，又惊又怒，拔步便追，但那胡僧已杀到了他的面前，铁摩勒一剑刺去，“咣”的一声与那胡僧的戒刀碰个正着，那胡僧晃了一晃，铁摩勒的臂膊也震得酸麻，原来这个胡僧只是轻功较弱，内力却比精精儿还强，与铁摩勒正是半斤八两。

铁摩勒给那宝象禅师缠住，无法脱身，精精儿哈哈大笑，宝剑狂挥，当者披靡，转眼之间，已有六七名侍卫中剑倒下，直给他杀到了皇帝的身边。

长乐公主仗着湛庐剑拼命抵挡，幸而还有几个忠心耿耿的龙骑侍卫也协力助她，将精精儿的凶焰暂阻遏，但那形势还是岌岌可危！

正在这最紧张的时刻，忽听得一声娇笑，一个少女的声音说道：“叔叔，得手了吗？那一个是皇帝老儿？”却原来是王燕羽来了。

精精儿道：“王姑娘，你收拾这个丫头，其他的我自会料理！”

王燕羽娇笑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可是叔叔，你拣好的自己吃，这却不大公平啊！”这意思即是说她也要去刺杀皇帝，不屑于只杀一个公主。

铁摩勒又惊又怒，大喝道：“王燕羽，你丧心病狂了吗？”王燕羽理也不理他，挺剑直奔玄宗。

精精儿笑道：“好吧，这件大功劳让给你也行！”他正要全力对付长乐公主，王燕羽已经来到，忽地一剑向他的背心刺下！

精精儿做梦也想不到王燕羽竟会刺他，饶是他轻功再好，武艺再强，这突如其来的一剑，也是逃避不开。

但听得精精儿一声大吼，登时踉踉跄跄的斜斜冲出几步，背上一片殷红，血似泉涌！精精儿也真厉害，迅即反手一点，自行封闭了背心的穴道，止住了流血，有一个侍卫想乘机攻他，还给他一脚踢开。

精粗儿怒吼道：“好呀，你下得好毒手！窝里反了？”王燕羽笑道：“叔叔，谁叫你欺负我的师兄，我是给师兄出气！”

原来精精儿在碰见展元修之后，不久又碰到了王燕羽，精精儿愤不平的向她诉说展元修帮助铁摩勒与他作对之事，王燕羽探听了他们的行刺计划，便笑对他说：“我师兄不帮你，我来帮你。展师兄不知好歹，你不必理他。将来在师傅跟前，我再替你告状。”

王燕羽是王伯通的女儿，而这次行刺皇帝，就正是安禄山与王伯通策划的，因此精精儿当然信得过她。当下笑道：“你不是帮我，其实是帮你的父亲。”就这样，他们便带同了王燕羽进宫夜袭。那想得到带来的不是帮手而是灾星。

精精儿听了王燕羽这话，怔了一怔，叫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哼，你这臭丫头为了师兄，竟连父亲也不要了么？”

王燕羽道：“这个就不必你多管了！你走不走，不走，你就看剑！”趁着精精儿立足未稳，展剑向他再刺！

褚遂大为着急，连忙叫道：“王姑娘，不可如此！有话以后好说，图谋大事要紧！”

褚遂是王燕羽父亲的好朋友，一向对王燕羽也甚为爱护，他精于擒拿手功夫，一急之下，就恃着世叔的身分，上来劝架，硬抢王燕羽的剑。

其实王燕羽说要替师兄“出气”，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，不过，由于褚遂与她家交谊深厚，她敢杀精精儿，却不敢与褚遂

动手。

可是精精儿吃了大亏，几乎丧命，他却不肯就此罢手，唰的一下，精金短剑反手刺来，在王燕羽的肩头，拉开了一道三寸来长的伤口。幸而他要默运玄功，闭穴止血，劲力未能直透剑尖，要不然这一剑便足以刺穿王燕羽的琵琶骨！

褚遂见王燕羽受伤流血，但感进退两难，他向王燕羽脉门那一抓也就不敢再抓下去，只急得顿足大叫道：“看在我的份上，你们两位别自相残杀好不好？”

王燕羽使个“风贴落花”的身法，避开了精精儿的一招，这才对褚遂嚷道：“叔叔，什么图谋大事？你们这是给我家招来灭门大祸！而且还要杀了你们自己！你们也不想想，安禄山那胖胡猪岂能做个真命天子！”

精精儿大怒道：“你听，这才是她的真心话！我拚着受展大娘的责怪，也得替王伯通毙了她这不肖女儿！大事要紧，你也别拦阻了！”

褚遂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王姑娘，这是你自作自受，我无法护你了！”转过了头，再次杀入重围，迳去捉拿玄宗。

在褚遂心中，以为王燕羽决不是精精儿对手，那知精精儿所受的伤却比王燕羽要重得多，此消彼长，恰恰打成平手。

刺客这边的主力受了损伤，凶险的形势稍稍缓和，但那褚遂展开了近身肉搏的擒拿手功夫，接连摔翻了几个御前侍卫，对玄宗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。

那胡僧与铁摩勒杀得不可开交，双方都不能脱身。可是还有那个道士，乃是精精儿邀来的高手，使得一手“乱披风”剑法，也是厉害非常，这时楼中的侍卫或死，或伤，或逃，剩下的已经无几，都抵挡他不住。

正在吃紧，忽听得洪钟般的一声大喝：“鼠辈敢来行刺！正是尉迟北大踏步走上楼来。”

尉迟北一眼扫过去，见褚遂已逼近玄宗皇帝，立即一个踢步飞身，双掌一腿，同时发出，大声喝道：“老贼，你也瞧瞧我的擒拿手功夫！”

尉迟北的擒拿手乃是家传绝技，他的先祖尉迟恭（敬德）曾以赤手空拳，夺得瓦岗寨骁将单雄信的铁枷，威震天下。尉迟北精通此技，且又臂力沉雄，不逊乃祖当年，王伯通的副手褚遂虽然也通晓七十二路擒拿手法，与他相比，却不啻小巫之见大巫！

但听得尉迟北一声大喝，左掌用的是分筋错骨手法，抓褚遂肩上的琵琶骨，右掌用上了小天星掌力，将褚遂的双掌全部封住，这还不止，他还同时飞起了一腿，踢褚遂的膝盖。

这双掌一腿同时并发的功夫，褚遂连见也没有见过，褚遂的双掌已被对方的小天星掌力封住，肩头膝盖又同时受攻，他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只得弯腰俯首，先避开尉迟北向他琵琶骨的那一抓。

但听得“咕咚”一声，褚遂已被踢翻，尉迟北哈哈大笑，将他一把抓了起来，王燕羽忽地叫道：“尉迟将军，手下留情！”

精精儿相貌像个猢猻，尉迟北早就听人说过，所以一见便识得精精儿是谁。这时他见王燕羽力敌精精儿，却又出声代褚遂求情，不觉怔了一怔。问道：“这女娃子是谁？”喝声中，他已将褚遂舞了一个圆圈，力道将发未发！

铁摩勒答道：“她是我的朋友！”尉迟北喝声“去！”倏的将褚遂掷下楼台！王燕羽听得褚遂在楼下“哎唷”一声大叫，知道他受伤虽然不轻，还不至于毙命，亦即是尉迟北已允她所请

手下稍稍留情了。

尉迟北再向精精儿奔去，精精儿短剑一个盘旋，避开了王燕羽的攻击，疾刺尉迟北的督脉三大穴，尉迟北展开了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精精儿短剑刺不中他，却先中了他的一掌。

尉迟北这一招本来是要将精精儿活擒的，见精精儿居然能够避开，仅仅中了他一掌，而且受了这样刚猛的掌力，居然还未倒下，也不由赞了一个“好”字，心中想道：“精精儿果是名不虚传。”

尉迟北却还未知道，精精儿是身负重伤来和他对敌的，身法远不及平时的敏捷。若是精精儿未伤，纵然未必胜得了尉迟北，最少也不会给他打中。

尉迟北喝道：“好呀，精精儿，你再接我一掌！”精精儿吓得魂不附体，急忙用“盘龙绕步”的身法避开他的一招，幸而那道士已及时赶至，展开了“乱披风”的剑法与尉迟北厮杀。

尉迟北哈哈笑道：“精精儿，原来你怕了我！也罢，待我先收拾了这牛鼻子再收拾你！”

精精儿气得七窍生烟，被王燕羽趁势猛攻，又中了一剑，幸而这剑并非伤着要害，尚可支持。那道人的“乱披风”剑法使得甚好，尉迟北虽然着着抢攻，一时之间，也还未能得手。

混战的局面还在继续，但整个形势已是大大有利于侍卫这方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一个人大踏步走上楼来，侍卫们欢呼道：“秦将军来了！”

秦襄一眼望去，见那番僧尚在奋勇冲杀，便向铁摩勒打了一个招呼，笑道：“铁兄弟，这秃驴你让给我吧。”

秦襄手起铜落，朝着那番僧的光头便砸，那番僧待着内力

沉雄，用了一招“横架金梁”，戒刀往上硬挡。

那知秦襄有拔山扛鼎之能，乃是唐宫的第一条好汉，气力比尉迟北还胜三分，他这两条金装铜，每条重六十四斤，打将下来，当真有如泰山压顶。

但听得咣的一声，番僧那口戒刀，碰着金铜，刀口全都卷了，秦襄左铜又落，那番僧无可躲避，翻转刀背，再接一招，这一铜力道更猛，但听得那番僧大吼一声，虎口已是震裂。秦襄笑道：“再接一铜，接得下便饶你不死。”话犹未了，第三铜也尚未曾打下来，只见那番僧晃了两晃，“咕咚”一声，便似一根木头般的直倒下去，鲜血喷了一地。原来秦襄用的是家传的“杀手铜”功夫，从未有人敢连续挡他三铜，这番僧不知厉害，与他硬拚内力，挡了两铜，五脏六腑，都已给震得反转过来，全身精力也都耗尽了。

就在这时，尉迟北已把那道人的长剑夺到手中，那道人胆胆俱寒，抢到窗口，撞碎窗格横木，便跳下去，尉迟北喝道：“还想逃吗？”长剑脱手掷出，从那道人的后心穿过了前心，尸横楼下。

尉迟北哈哈笑道：“精精儿，轮到你啦！”精精儿自知必无幸理，怒声叫道：“小妖女，我死为厉鬼，也不能饶你！”精金短剑猛地往外一推，将王燕羽震退两步，铁摩勒正要上前，只见他已把短剑收回，向自己的胸口刺下。

精精儿素来自负，他是抱着宁死不辱的心情想自杀的，可是在这性命俄顷的关头，不免稍稍踌躇，剑锋尚未划破皮肉，忽听得远远传来一声啸声！

精精儿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师兄，快来救我！”铁摩勒大惊叫道：“是空空儿！”

空空儿来得快如闪电，顿时间，那啸声已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，秦襄和尉迟北，这时那还顾得及去收拾精儿？两人一听到了啸声，都不约而同的奔去救驾！

尉迟北一声大喝，使出分筋错骨手法，一手抓去，空空儿笑道：“尉迟将军，久仰了！”空空儿分明就在他的面前，说话的声音也在他的耳边，但他一手抓下，竟是空无一物，似乎那空空儿竟然不是有血有肉的真人，而是一团幻影！

尉迟北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霎眼之间，但见玄宗皇帝和杨贵妃的身前、身后、身左、身右，同时出现了无数个空空儿的影子！原来他是展开最迅捷的身法，绕着皇帝和贵妃游走，由于快到无以形容，因此旁人但见幻影重重，眼花撩乱！

秦襄高举双铜，却不敢打下。众侍卫更是目定口呆，谁都怕误伤了皇帝，而且由于幻影重重，谁也不知道“真正”的空空儿在那个方位。

空空儿大笑道：“秦将军，尉迟将军，累众位担惊受怕，我实在抱歉之至，但我入了皇宫，如入宝山，绝不能空手而回，少不得要取些彩物了。

话犹未了，只听得杨贵妃一声尖叫，空空儿的影子倏然消失，众人愕然惊顾，只见他已到了精儿的身边。

空空儿摊开掌心一晃，掌中有一颗光泽夺目的大圆珍珠，食指中指之间，还夹着一根玉簪。

空空儿笑道：“我并不贪心，请你们看清楚了，就是这两件东西！”原来他偷去的乃是杨贵妃头上的玉簪和玄宗皇冠上的珍珠，这两件东西虽然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，但他没有伤损皇帝的分毫，这已经是大大出乎众侍卫们的意料之外。

这刹那间，谁都噤不敢声，只怕招恼了他，偷东西事小，伤

了皇帝，那就事大了。

精精儿嘶声叫道：“师兄，为何不把那昏君杀了？”

空空儿双眼一翻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忽地打了他师弟一个嘴巴，骂道：“混账，咱们是盗亦有道，岂可给别人做咬人的凶狗？尤其安禄山那胖胡猪，我更看不起他。你不怕贬低身份，我也替你羞愧！不是见你已受了伤，我还要狠狠打你一顿。回山去吧，我罚你面壁三年！”

空空儿一手将师弟抓了起来，就像提个小鸡似的，精精儿那敢挣扎。

空空儿眼光一扫，看见了铁摩勒，笑道：“铁兄弟，你若见到段大侠，烦你转告于他，请他放心，他的儿子很好。”

铁摩勒正要问他，空空儿挟着他的师弟，已从窗口跳出，临走之时，还在哈哈大笑，说了一声：“众位将军，少陪了！”

楼下众侍卫哗然惊呼，纷纷放箭，秦襄喊道：“万岁平安无事，刺客尽已受歼，你们不必闹了。”

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这里还有一个漏网的贼人呢！哼，令狐达，你人面兽心，欺君犯上，万死不饶。”

却原来是那令狐达趁着混乱的时机，偷偷溜走，不料刚出楼门，便碰见了宇文通，被宇文通一把拿着。

他和宇文通本是同谋伙伴，听了这话，大惊失色，叫道：“宇文将军，你，你……”宇文通那肯容他说话，迅即拔出佩刀，一刀将他劈了。

尉迟北叫道：“哎哟，你简直比我还要鲁莽，怎么不留一个活口？”宇文通道：“他是我的部下，竟敢作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，我气愤不过，一时间竟未想到要留下活口审问了。”他揩了刀上的血迹，立即便走进楼来，俯伏在皇帝跟前，叩头有如捣

蒜，奏道：“臣宇文通护驾来迟，又取下不严，有惊龙体，请陛下降罪。”

玄宗道：“你们都是朕的忠心臣子，朕的心腹大将降贼的也不知多少，令狐达算得什么，宇文将军，你也不必引罪自咎了。”要知玄宗虽然沉迷酒色，却也还不是十分昏庸之主，因此在这用人之际，他不能不说这番说话，笼络人心。宇文通谢了“圣恩”，站过一边。

玄宗惊魂稍定，还能保持着皇帝的尊严，杨贵妃却还在浑身发抖，这时才叫得出声：“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”

玄宗又是心痛，又是怜惜，连忙叫一个宫女过来，说道：“爱妃，你进去歇歇吧。幸得平安无事，你也可以好好睡个觉了。明天还要起早赶路呢。”他本来想亲自扶杨贵妃回房安息，但他是皇帝的身分，在乱事平定之后，必须对有功之人，加以奖赏。

当下评定功劳，皇帝与众侍卫有目共睹，公认王燕羽功劳第一，她在皇帝最危险的时候，刺伤了精精儿，扭转了局势。其次是铁摩勒，他最先进来救驾，力拚精精儿，救了皇帝，又救了公主，再其次才是尉迟北与秦襄。

铁摩勒与王燕羽双双上前见驾，秦襄代为禀道：“这位少年壮士，就是郭子仪保荐来的那个人。”皇帝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忠勇可嘉，朕已封你为‘散骑千牛’，现在你立了大功，自当再加升赏。你先站过一边，待朕与秦将军、宇文将军商量之后，再行定夺，给你安排。”接着便传王燕羽上来问话。

王燕羽跪倒御前，莺声啾啾的三呼“万岁”，玄宗道声“免礼，平身。”叫她抬起头来，瞧了一眼，心里暗暗赞道：“好个标致的美人儿，活脱脱像采苹初入宫时的模样。”采苹是玄宗一

个妃子的名字，长得轻盈秀丽，最爱梅花，受封为“梅妃”，玄宗未纳杨贵妃之前，以她最为得宠。杨贵妃将她视为目中之钉，心头之刺，她擅宠专房之后，即不许玄宗再亲近梅妃，这次避难西蜀，也不许玄宗带梅妃同行，玄宗对她自是难免有所思念，故此看见王燕羽长得有几分相似梅妃，心里便先欢喜。

长乐公主道：“姐姐，你使得好剑法，这次多亏你了。”王燕羽道：“多谢公主夸奖。”长乐公主道：“你许配了人家没有？”王燕羽面上一红，想不到公主为何如此问她，答道：“民女尚未许配人家。”

长乐公主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那么，你今后就陪伴我如何。父皇，你赏她一个封号，叫她做我的女官吧。”原来按照唐宫规矩，在公主未出嫁之前，公主的“伴读”，以及在公主府中侍奉的女官，也必须是未婚女子。不过，长乐公主要知道她是否已婚，却还另有一层用心，以后再表。

玄宗笑道：“难得你欢喜她，朕就让她做你的女‘主簿’（官名）如何？你可愿意陪伴公主么？”后面这句话是面对王燕羽说的。

王燕羽道：“多谢皇上和公主的恩典，只是民女出身草莽，不敢伺候公主。”长乐公主不懂什么叫做“出身草莽”，还在说道：“那有什么关系？”玄宗却吃了一惊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朝廷现在是破格用人，只要有功国家，就不问他的出身。不过，你若是不愿在宫中任职，朕也可以另外赏赐你。”心里想道：“好好一个美人儿，却怎的生在强盗家里？”他虽然欢喜王燕羽，这时也不敢再说要留她在宫了。

王燕羽道：“我不敢侈求，只想皇上赏赐我一件东西。”玄宗道：“你说吧，你要什么宝贝，我大内都有。”王燕羽瞥了铁摩